所谓“印太战略”再次佐证美政客唯恐天下不乱

■国际锐评

美国政府近日发布所谓“美国印太战略”报告。这份报告沿袭了美方近年来的一贯做派，即通过炒作“中国威胁”、拉拢盟友，试图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围堵遏制中国，以维护霸权、重振美国在亚太甚至全球的影响力。可见，这个所谓“印太战略”充满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，毫无新意、居心不良，再次佐证某些美政客唯恐天下不乱。

2019年6月，美方首次以国防部名义推出所谓“印太战略”概述。本届美国政府上台后，加紧推进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。从实施所谓“太平洋威慑计划”，到强化美日印澳“四国机制”；从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，到通过所谓“2022美国竞争法案”，再到发布新版所谓“印太战略”，美方正竭尽所能构建针对中国的小圈子。

值得注意的，这份报告发布之时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亚太地区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，与报告形成策应。不少分析人士认为，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煽风点火、又是派人又是运武器，但正如报告所言，它真正的关注点是在亚太。

从报告具体内容看，涉华部分占据显著位置，而且很扎眼。比如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，在南海问题上诋毁中国。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“这虽不是我们的中国战略，但它明确地将中国视为该地区面临的挑战之一”。说到底，遏制中国发展、维护美国霸权，才是这个所谓“印太战略”的终级目标。

然而，也正是这点暴露了美国的战略焦虑与力不从心。就拿此次布林肯前往斐济来说，这是美国国务卿37年来首次访问斐济。美方在此时想起太平洋岛国，并在发布会上鼓噪所谓“印太地区”受到“胁迫”的陈词滥调，足以看出美国在遏制中国发展方面几乎黔驴技穷。显然，所谓“印太战略”构想能否落实，不取决于美国的理想，而取决于国际关系的现实。

就亚太地区国家而言，绝大部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。以布林肯此次在澳大利亚参加的“四国机制”外长会为例，分析人士认为，除了像绝望赌徒一样的澳大利亚，其他盟友不会轻易接受美国设定的愿景。印度前外交官巴德拉库马尔指出，“四国机制”外长会是美国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精心策划的“杂耍”，如果印度跟随美国，将是“糟糕的决定”。

而现实，早已让亚太地区国家看清谁是虚情假意、谁是真心实意。所谓“美国印太战略”报告声称要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存在，但是今年1月汤加火山大规模爆发后，收到的首批应急救援物资来自中国。汤加国王图普六世表示，在汤加国家危难之际，中国政府第一时间伸出援手，汤政府和人民被中方义举深深感动。当地民众也纷纷前往中国使馆致谢，表示中国是汤加的真正朋友。

此外，从疫苗援助到经济复苏，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始终是亚太地区的机遇与伙伴。当前，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（RCEP）的正式实施，亚太地区迎来了更大发展机遇，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牺牲自身利益被美国绑上反华战车。

无论美方如何粉饰要建立一个“自由、开放与繁荣的印太”，都掩盖不了其说一套做一套、利用盟友遏华维霸的真正企图。亚太地区的持久繁荣需要区域国家团结合作，而非结盟对抗。时间将证明：任何一种基于私利、封闭排他的战略注定失败，亚太绝大多数国家对这片“共同家园”的未来才有更大发言权。

椰风蕉雨

嘴炮政客竟扭曲历史

■本报评论员：余凡

几天前，曾贵为前“阵线”领导人“大长老”HRS发言人，背后有旧势力支持的反对派政客海卡尔(Haikal Hassan)，在网络上被人“挖出”旧时的视频，但见他以“宗教讲师”的身份在布道中扭曲历史，玷污了“国父”朋加诺的名声，在网络掀起了剧烈争论。

斗争民主党外围组织“民主志愿者”(REPDEM)于11日将海卡尔告上警察局。据jpnn.com网报道，国家警察总局刑侦厅(Bareskrim Polri)暂时退回了相关诉状，因为若以“侮辱印尼首任总统朋加诺”的不当言论提告，还有一些法律规定的程序必须弄齐全。

作为REPDEM宗教组组长的伊尔凡(Irfan Hakim)说：“团体内部的手续还不完备，所以我们需要尽快补充。”因控状并非以个人名义，而是以REPDEM团体名义开具。伊尔凡满怀信心地表示：“是的，必须先行备齐，下周我们重新再来。”网民呼吁“加油”！

另外，REPDEM全国领导委员会(DPN)主席万多(Wanto Sugito)向记者表明，因海卡尔讲道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风传，所以向警方提出告状。“作为苏卡诺主义爱国者，我们感到被轻视。”万多说：“REPDEM作为朋加诺民族主义的忠实追随者，我们在34个省分及500个县市的团员都对海卡尔的不当言论表示遗憾和谴责。”相信警方一定会依法查办。

他坦承报警行为并没有得到PDIP党部的指示，更没有获得朋加诺女儿梅加娃蒂的允准。但他认为REPDEM的反应和行动会被理解，“因为经过法律程序，能避免造成社会民众层面(horizontal)的争执，也希望能让海卡尔在这次事件中得到教训和惩治。”

《罗盘网》12日称，斗争民主党(PDIP)总书记哈斯多(Hasto Kristiyanto)批评该视频内“朋加诺经常监禁宗教长老”的言论违背历史事实。他说：“朋加诺与长老协会(NU)的关系密切，与Muhammadiyah的阿訇阿末达兰(H.Ahmad Dahlan)也很亲近。证明发表上述言论者是反历史的。”“那人完全不了解历史，侮辱了朋加诺，无视朋加诺的斗争精神。”他补充说，朋加诺参加第23届“长老协会”全国大会(Muktamar)时公开表示对NU的爱戴和信任，他无论如何繁忙都要设法前来参加大会。“那是朋加诺从内心深处感觉长老协会的贡献，在每届召开大会时，NU都提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明确愿景和纲领。”

根据历史实据，朋加诺是支持伊斯兰教和平理念的，他是启发摩洛哥、突尼斯、阿尔及尔等伊斯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寻求独立的世界领袖之一。在1965年举行的“亚非伊斯兰会议”上，朋加诺被授予“伊斯兰民族独立解放英雄”的光荣称号。哈斯多接着说：“朋加诺于1956年造访苏联（如今的俄罗斯），他看见有间雄伟的教堂竟被当作仓库使用。”“朋加诺向赫鲁晓夫提出建议，终于让那座教堂恢复为信众服务。”那是现今圣彼得堡(St Petersburg)大教堂。朋加诺树立伊斯兰文明及优雅教义的行动，被PDI-P所传承。

《讲坛新闻网》(Tribunnews.com)于11日报道，在一段热传的讲道视频中，海卡尔声称：“苏卡诺专好监禁伊斯兰长老。”引发了广大民众的疑惑及不满。分析认为那是多年前在某布道会上的视频，如今被回放而引发流毒(viral)；揭发海卡尔造谣挑拨的政棍面目。

海卡尔本人在被媒体要求对该视频内容进行澄清时，推说时间久远，已记不清了。他怀疑有人故意剪接视频，使他的谈话内容背离了原意；他说将找出原始的录像，证明篡改者违反ITE法律。并表示在很多场合表扬了朋加诺的功绩，但完全得不到平衡的报道。然而，他素有“嘴炮”的绰号，曾宣称梦见先知指示，在海报谎称获准在军营讲道；于玛朗市布道时发表反政府言论而被当地民间团体强行驱散……罄竹难书；他的话可信吗？

网络政论员阿古斯(Agus Mar)在其(KBN Nusantara)平台发表视频谈话，指出海卡尔谈到1957年在巨港(Palembang)召开的伊斯兰长老会议期间，不少长老受到“不公正”对待，海卡尔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苏卡诺在国民党、印共及所谓‘纳沙贡’(Nasakom)支持下，对伊斯兰长老采取了……”阿古斯驳斥道，“纳沙贡”是1965年才通用的政治术语，海卡尔摆乌龙了。而遭“压制”却被其称颂的长老，多是勾结外国发动反政府、建宗教国的“叛军”领导人，海卡尔本末倒置，只突出“长老”的身份，肯定有阴险的目的。

祈愿REPDEM团体尽快整理好缺少的手续，在本周内交到警察局，让真伪在法律及证据面前得到辨别。相信警方自有对付“嘴炮”的良策，顺藤摸瓜揪出幕后的“黑手”！

喜迎壬寅虎年·和戴俊德
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：潘文国

神州崛起巨龙翔，天驷奔腾角氐房。
他域方愁瘟疾苦，此邦已嗅早梅香。
大人虎变文能炳，君子天行健且长。
小丑跳梁无足虑，王师指日定边疆。

附印华诗人戴俊德先生原作：

玉立荷花盼统一

菡萏临风翡翠翔，丰神劲节透青房。
凌波楚楚冰魂洁，映日亭亭玉骨香。
语合同心烟雨歇，芳原一体水天长。
藕丝万缕乡思结，潋滟粼光绚故疆。

漫画与身份认同——加纳斯（张朝山）（1）

瑟诺·古米拉·阿吉达尔玛（SENO GUMIRA AJIDARMA）

巴尔达·曼德拉瓦塔（Barda Mandrawata）的父亲死在失明的天使之眼（Mata Malaikat）手上。天使之眼的听力异常敏锐，在鬼洞练武的巴尔达（Barda）最后得知只有在自己也失明的情况下，才能与天使之眼的听力一样敏锐。因此，巴尔达选择自毁双目，最后灭掉了天使之眼。就这样，来自鬼洞的盲侠巴尔达一战成名，随后他离开了西爪哇的家乡，浪迹天涯。

连环漫画《鬼洞盲侠》（1967）、《婆罗浮屠之谜》（1967）和《血溅沙努尔海滩》（1968）是盲侠的漫画系列。这些故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盲人武者穿着镶蛇皮的衣服，用蛇皮裹头，拄着花岗石杖，披着长发，和一只猴子相伴，从西爪哇一路向东去往中爪哇，然后继续东游至东爪哇，最后渡海到达峇厘岛。可以说，这三本连环漫画在印尼漫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不仅让印尼漫画体裁重新获得市场的青睐，奠定了武侠漫画的重要地位，还为70年代成为印尼漫画的黄金时代铺平道路。（见《罗盘报》，1981年12月3日要5日）

《鬼洞盲侠》的作者是张朝山（Thio Tiauw San），后来人们更熟悉他的另一个名字加纳斯（GanesTh），全名加纳斯·迪阿尔·桑托萨（Ganes Thiar Santosa，1935–1995）。他出生于丹格朗（Tangerang）的甘度村（Desa Gandu），10岁时搬到了五角桥区的丹波拉路（Jalan Tambora），并在那里长大，婚后住进了古农·沙哈里路（Jalan Gunung Saharri）。这样的背景足以说明他是土生华人，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印尼华族。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他这样的身份会有怎样的政治风险。

张朝山与绘画艺术结缘

加纳斯年少时就很想成为一名画家。他从1953年起就开始参加万隆和雅加达举办的展览，也曾在日惹的印尼美术学院（ASRI，现已与印尼艺术学院/ISI合并）学习绘画。但因学费不够，不久就辍学了。回到雅加达后，除了继续画画，他还为亲共的《忠诚报》创作（社论）漫画。漫画研究者马塞尔·博内夫（Marcel Bonneff）写到：“1965年事件发生后，加纳斯忧心忡忡。后来他改变了艺术方向，专心创作漫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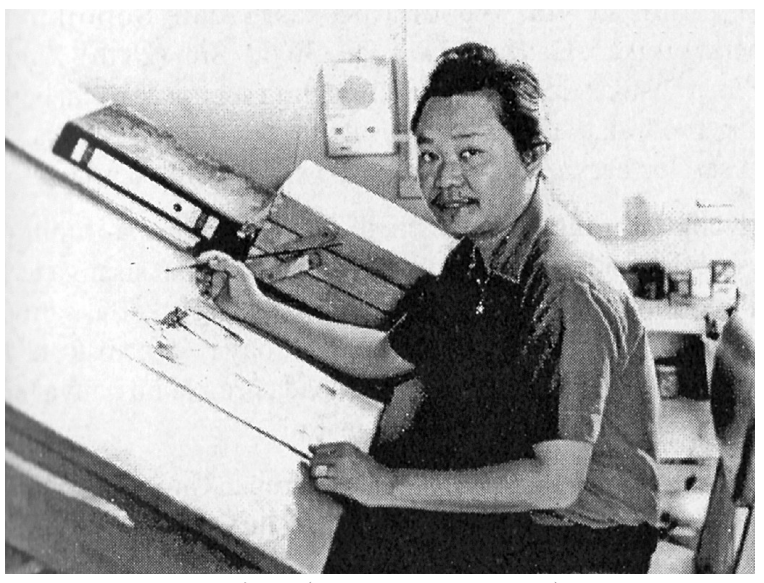
《鬼洞盲侠》

1965年，加纳斯创作了搞笑漫画《蒙基威》和《硅胶玩具》，还有武侠连环漫画《复仇》和《丛林之火》。之后的数年间，又陆续创作了其他类型的连环漫画，如格斗漫画、言情漫画、历史传奇漫画、童话漫画、中国武侠故事漫画。加纳斯作品收藏家沙姆苏丁先生（Syamsuddin）至今已收集了82部加纳斯创作的连环漫画，其中有些是系列作品，如《格达翁的地主约南》（1969年，447页）、《冬科罗的暴风雨》（1975年，633页）和《台风》（1973年，815页）。1989年，加纳斯仍在创作《鬼洞盲侠》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：《毒玫瑰》。

自从转向连环漫画那天起，加纳斯就认真地从事印尼漫画创作。但因社会政治动荡，漫画界也受牵连，认真刻苦的加纳斯因而经历种种考验。1970年漫画杂志《埃列斯》（第14页）报道，1966年前夕就是肃清“9·30事件”的时候，印尼发生了大清洗，漫画界也不例外，有三位连环漫画家被捕。

在这时局紧张的情况下，加纳斯及其11位同仁，包括简·明达拉加（Jan Mintaraga）、扎尔亚（Zaldy）、西姆（Sim）、杰夫里（Jeffry）、阿布索尼（Absoni）等，召开紧急会议，并成立印尼连环漫画艺术家协会（Ikatan Seniman Tjergam Indonesia），最后由简·明达拉加任会长，加纳斯任秘书。印尼连环漫画艺术家协会成立后的第二天，他们跟时任第七警署风化处处长的伊斯坎达尔警察中校（AKBP R. Iskandar）会面，提出了漫画家们都应该摆脱具有政治性的观点。

该报道说明加纳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。1965年10月1日凌晨发生的血腥事件导致1965年至1966年的政治动乱。在这场政治动乱中，加纳斯作为印尼华人漫画家的身份以及


张朝山（Ganes Thiar Santosa）

为《忠诚报》创作漫画的经历，令加纳斯整日提心吊胆。当游行示威的人冲进书店大肆“没收”那些“触犯道德”和“违反班查希拉”的各种庸俗的作品和读物时（Bonneff, 1998:42），漫画界已岌岌可危，因为当时连环漫画已经有了污点。

在阿尔斯文托·阿莫威洛多（Arswendo Atmowiloto）的报道中可以看到，1960年代连环漫画的蓬勃发展已令文化当局深感不安。内容“奇幻”、“超自然”、“完全虚构”的三万多册漫画，被冠以“没有教育意义”、“没有民族特色”，“使人们懒于阅读”、“抢占其他书籍市场”等罪名，结果引发了“三宝垄事件”，而大量的连环漫画书被焚毁。大到学校，小到报刊亭，大搜查一直没有停止过。据1979年8月10日《罗盘报》报道：1960年前夕，也就是1958–1959年左右，虽无正式禁令，默罗迪（旋律）出版社（Melodie）却被迫暂时停刊。这是由于连环漫画的污点，加上大多数连环漫画家和出版商都是印尼华人（Bonneff,1998: 70）。

有鉴于此，加纳斯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即使被搜查的是色情连环漫画，但是加纳斯还是被强行打入“黑名单”。博内夫（Bonneff）说道：“印尼连环漫画艺术家协会能与当局对话，又获得各种成就，其中一个就是为加纳斯平反，致使印尼连环漫画艺术家协会变成了强有力的团体。”（Bonneff, 1998:43）。

（原载《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（第二册）》。本篇未完待续）